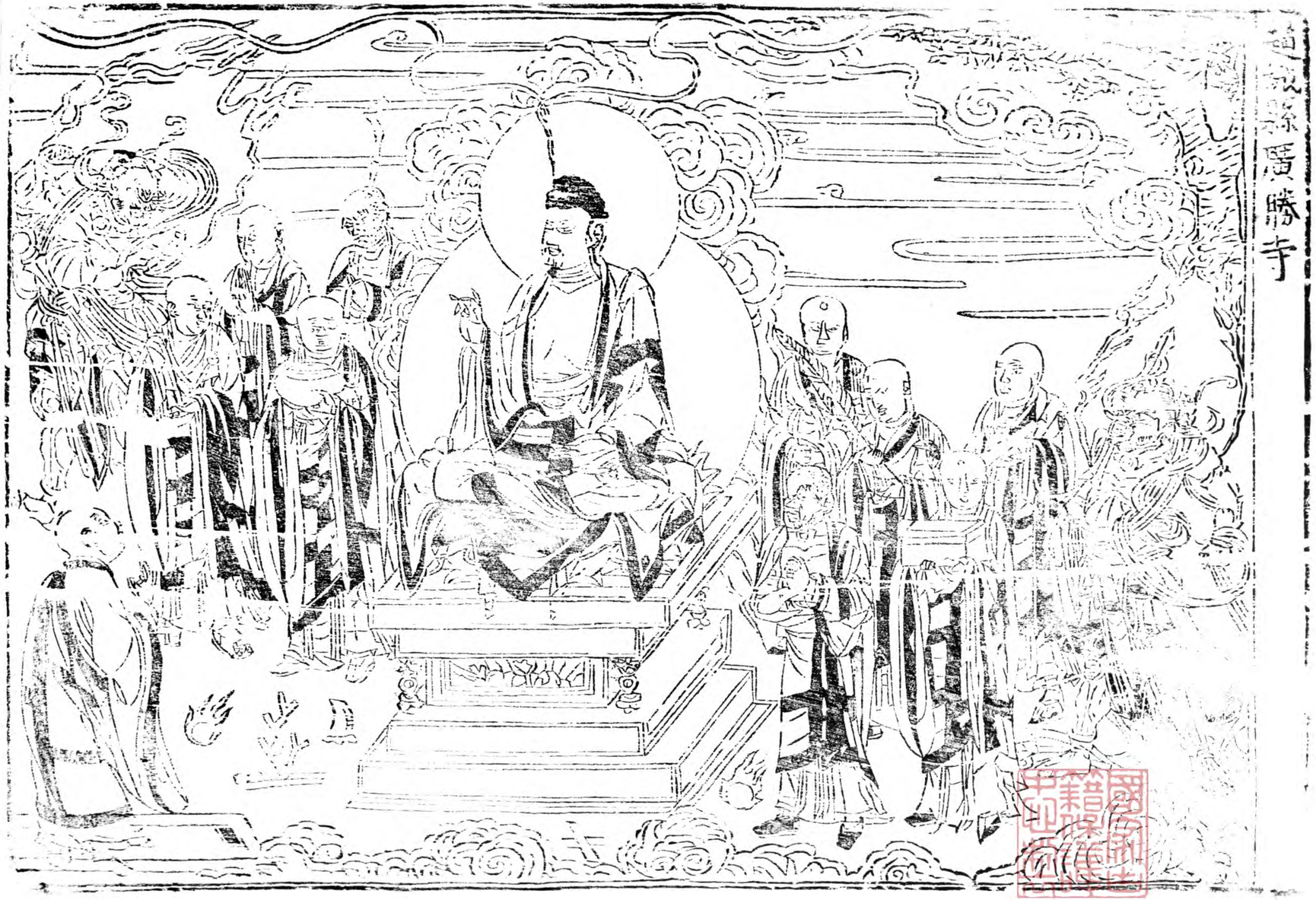
高僧傳卷第三

廣三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下

廣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馱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曇無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羅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
遘亂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為度
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
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
不得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
遭父憂尅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尅父善其言

不得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
遭父憂对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对父善其言
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
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
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
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
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
復奪人恐来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
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
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
軌整肅常慨經律殄闕誓志尋求以
晉隆安三年与同學慧景道整慧應
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
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
覩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
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
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
有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
千刃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
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
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
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禁戰不能前
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絶而卒顯撫之泣曰本畨不果
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九

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絶而卒顯撫之泣曰本畨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瞑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難阻具多黑師子亟經歇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捨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怕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誠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隽逸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荅云頭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内豐熟皆有言

門迎導大喜幸也顯方大悔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人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

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船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合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蓁蕍葉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陁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万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与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荆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動惜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荆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龍人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賫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兹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曾氷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識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弋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先拔下弋手攀上弋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至辛頭郁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木

迦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沈涅經偈無
具存煨燼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
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至辛頭郝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
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木
舫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
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
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
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
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
糧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
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難而繫
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
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
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
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来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
初尋有大鷲飛来野牛驚散遂
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
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沉海達廣州
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
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
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
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楊州先沙
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
十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宋景平元年七月屆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陁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匈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凉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强愍少遊慈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逝心此論請為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虔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凉州城內閑預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為議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頃魏虜託跋燾西伐姑臧凉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盡遂失四十卷今

記凡一百卷沙門道擬為之作序有頃魏虜託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盡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陁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陁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土跋陁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陁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陁橫為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素蕩礼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靖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荅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絕素為名而求法懇惻亡身殉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与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礼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横為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各雲亦奔散會廬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時衆僧以雲志力堅誼知道絕域

陁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擯為秦僧所
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絶域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笠佛念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更礼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揔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陁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羅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撲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矣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也曰賞由吳饒其有用

禀德務善其母嘗溷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犬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煞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嗣賓王薨絶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辞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師子國觀風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聖礼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縁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絶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鬬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

永絶今果王迫以毋勑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須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鬬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雖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勿興宮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彰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捨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强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仁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愊王不忍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須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外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飡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隽等生所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

思欲食稟以充嘉充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隽等往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笠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去葉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孤峯嶺高絶跋摩謂其髣髴者闇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雞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儀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与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

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亘室弥湯生青蓮花沙弥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覲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怠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来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尚疋夫所脩各異疋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已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邪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怠德亦衆矣寧閑半日之資全一翕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尚言

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成而於宇内

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瞩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絶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部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今學宗語別因西域居

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

明甚明隨喜但西國居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今學宗語別因西域居

士更請外國足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礼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虵可長一丈許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嚴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彊未及諮禀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弥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礼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爲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虛爲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鄙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尸　膖脹亟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餓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尸觀　放捨餘閒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所靖
輕身極明淨　清涼心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鏁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軟
如是方便脩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猨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尒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劫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前頂礼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權形形法相 其心事明了 我方小炬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劫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果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紙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鄔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脩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脩行衆妙相
令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脩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刼波利 進脩得二果 是名斯陁含
從是多留難 障脩離欲道 見我脩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竟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猒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令此身滅盡 猒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隴婆及林邑 素行屈所禀 陛綱之宗坤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令此身滅盡 猶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久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陸令許棄
捨宅建剎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架塔三層令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檀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
与跋摩推論翻覆跋摩摽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
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
譯語觀自筆受考竅研校一周乃訖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親自筆受考竅研校一周乃訖續出筆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為人治遠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号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擔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嗣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勑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礼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周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

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地沿極為嚴爭頃之復適涼州乃

聲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矣王愧然謝過既而君臣周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

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沼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止荆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傾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與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尒傾都礼訖自宋文末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掛捻叅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已任素好禪味敬心彌重及臨浙右請与同遊乃於此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將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搆臨澗伍側於是兼高目地勢以元嘉十二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坿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搆臨澗位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
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
奉稠疊禪房殿宇鬱亦層搆於是息
心之衆万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
教聲震道俗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
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
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
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
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
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
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双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
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
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
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
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趍仍葬于鍾山
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禀性端明
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
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為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凌危履險有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与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倫國同接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闇昧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与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問諮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竒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鬚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具存又覩沍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内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凌危履險有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与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倫國同掾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闇眦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与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問諮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竒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具存又覩沮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内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具存又覩沮洳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紵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荅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沮洳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与曇摞俱還於涼州出沮洳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

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
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
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藥上觀及無量
壽觀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沆吟嗟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
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猕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　哆此云衆濟以
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昇之陽剪蕪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淵是也
求那跋陁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論天文書竺下醫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色

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論天文書竺墜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絶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
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礼頃之辞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
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誦講宣説莫能
訓桡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父感其言至
遂弃邪從正陁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
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陁曰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礼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
感如此元嘉十二年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勑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
若傾盖初往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
深加崇敬瑯琊顔延之通才碩學東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盖相望大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豈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須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与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羅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陁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礼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陁具以事對荅曰無多憂即以劒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荅曰不痛瞥然便覺心神悅懌旦起道義　皆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陁荅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若傾蓋初往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

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陁荅
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
頗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陁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無所冀
貧道不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
世音手捉卭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駃見一童子尋
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
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
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
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
督軍梁山世祖勑軍中得摩訶衍善
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
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
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染豐戾分
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勑問並
誰為賊荅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
張暢宗靈秀等並見駈逼貧道所明
但不畜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
也是日勑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
乘初跋陁在荆十載每為譙王書疏
無不記録及軍敗撿簡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礼遇後因閑

乘初跋陁在荆十載每為譙王書疏無不記録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礼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承相不荅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頟頟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勑令移住為開三閑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勑見跋陁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遥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陁上階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来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荅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勑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輙有推户而喚視之無人衆屢厭夢跋陁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永明六年天下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有感如其无獲不須相見跋陁曰仰憑三宝陛下天威盛必降澤如其不獲

有感如其无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
三宝陛下天威聖必降澤如其不獲
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
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
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桑榆
風寒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
賀勅見慰勞覲施相續跋陀自幼
已来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
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
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太始
四年正月覺躰不念便與太宗及公
卿等告别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
天華聖像眉中遂卒春秋七十有
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
葬荣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宝意梵言
阿那摩伽本姓康康居人世居竺天
宋孝建中来止京師瓦官禪房恒
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号
三藏常轉側數百具子立知吉凶善
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
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斉前
忽有人竊之以席一領穴土卷之呪
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
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
敬而異焉各文慧文宣及宋太祖並

以師礼焉永明末終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事天竺大乗法師僧伽斯聡慧强記勤於諷誦諳究大小乗將二十万言兼學外典陰陽占時驗事徵瑞非一齊建元初来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辭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絶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命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礼遇勅於正觀寺及壽光占雲館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請寶唱袁曇允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之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来滅後長老迦葉可難末田

論曰傳譯之功尚之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来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説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摭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法輪未絶是以五百年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届一聲一光輙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爲迦維雖路絶葱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力辟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来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賛然夷夏不同

等筆受

深躍飛經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
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
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
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
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
叔蘭無羅又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
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
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願學拘
深神鑒奥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
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
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
在伊人故長安所譯欝為稱首是時
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
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
感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
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
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
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
愆佛賢有擯黙之迹考之實録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腊之厄比干雖忠謇竭誠猶招賜劒之禍匪其然乎閒有笠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与三藏乖越食用銅鉢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睨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足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渊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絶或望烟渡險或附弋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掾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須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惰學之辭匪日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

佛法本理恬三界而童壽有別室之愆佛賢有擯默之迹考之實録未易

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
壽命而須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

言廣讀多惑斯蓋惰學之辭匪曰通
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
豈可斷以胥衿而不博尋衆典遂使
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
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
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
息蔭文風尚扇娑羅爽葉佛性猶彰
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
身命寧不勗歟
贊曰頻婆捧唱疊教攸陳五乘竟轉
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
識什殉道來臻慈雲從蔭慧水傳津
裨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